

## 侧面 | 西亚蝶，传统禁忌中爱的欢庆

来源：Art ba ba

撰文：Ying

### ①从封闭到威尼斯

“我并不了解威尼斯，也不知道双年展是什么意思。突然有一个人给我发邮件，说在美国看到过我的作品，想把它放在双年展上展出。我只说我不懂英语，就没有回复更多。”

西亚蝶回忆着他入选第 60 届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的过程，他所说的邮件直接来自威尼斯双年展的策展团队。本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为“处处都是外人”（Stranieri Ovunque – Foreigners Everywhere），由巴西艺术史学家、圣保罗艺术博物馆艺术总监阿德里亚诺·佩德罗萨（Adriano Pedrosa）策划，探讨了“外人”的概念，重点关注边缘化人群。参展艺术家名单倾向于从未参加过国际展览的艺术家，主要关注来自拉丁美洲、东亚、中东等“全球南方”地区，以及“原住民”、“酷儿”等边缘身份的艺术家。

西亚蝶后来把邮件的内容发给朋友看，朋友力劝他一定要参加这个几乎所有艺术家都想要参与的、历史悠久的重要展览。最终，在朋友的帮助下，西亚蝶接受了双年展的邀请，成为了 332 名主题展参展艺术家中仅有的几位中国当代艺术家之一，也是其中唯一一位没有接受过系统性学院教育，自学成才的民间剪纸艺术家。

*西亚蝶 1963 年出生于陕西省渭南市，自幼跟随母亲及村里的年长女性学习剪纸技艺，透过剪纸讲述自己作为一名同性恋者走出中国偏远农村的人生历程。他的剪纸作品如其自传一般，记录了他在一个酷儿群体受到压抑的环境中，如何出柜蜕变的过程，亦反映了农民工这一边缘群体在大城市中的挣扎。艺术家的艺名“西亚蝶”，意为“西伯利亚蝴蝶”。西伯利亚蝴蝶色彩亮丽，同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象征着艺术家在恶劣的条件下仍有蝴蝶般的华丽，以及对自由的不懈追求。*



西亚蝶近照，图片由艺术家及刺点画廊提供。

在谈及对于参展的犹豫时，除了认知中与国外展览组织方沟通、参展流程上的种种困难，西亚蝶又说道：“其实我的作品最早是封闭的，只有我自己看，没想要给别人看。剪完以后放在我住的地下室，压在地板的人造革下面。因为我感觉我的作品就是流氓，对不对？”



西亚蝶，《缝》，1999。

剪纸、水性染料、国画颜料宣纸本，128 x 130.5 cm (作品尺寸)

图片由艺术家及刺点画廊提供

以创作于1999年的大尺幅剪纸《缝》为例：在屋檐、墙壁、大门构成的室内场景中，位于画面中心人物坐卧着面对墙上昔日同性恋人的照片，一只手握着生殖器，另一只手中一根巨大的针高高抬起，冲破上方的屋顶，拉扯着生殖器上的红线，与人物身上蔓延的火焰连成一体。他赤身裸体地坐在长剑和图钉上，腿上蜿蜒的花蛇和躯干上的植物一样灵动又富有生机，他黄色的头发上还装饰着美丽的花朵。所有的元素共同作用，构筑出一副令人瞠目结舌又眼花缭乱的画面。

西亚蝶认为难以被公共道德规范容忍的“流氓”，正是他作品极具冲击力，同时也是当代性得以生发的所在：传统价值观中被视为禁忌的、被压抑的，对于同性的情欲、同性之间的性行为、同性恋者探索身份认同过程中复杂焦灼的心理状态、身体表现，被西亚蝶用繁复、鲜艳的剪纸，庆典般肆意地呈现出来。这些作品所描绘的内容，大都来源于他自身的情感/生活经历<sup>1</sup>。



西亚蝶，《案板上鱼》，约2001

剪纸、水性染料、国画颜料宣纸本，136.5 x 135.5 cm (作品尺寸)

图片由艺术家及刺点画廊提供

相较于当代艺术环境中年轻一代的酷儿艺术家，西亚蝶的身份认同建立在完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1963年出生于陕西省渭南市的农村地区，尽管很小的时候就对男性产生过好感，但西亚蝶在人生中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机会接触主流性别规范之外的性少数群体的存在和

文化。他很早就在老家结了婚，并且育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直到他来到北京打工后才开始逐渐真正接受自己的性取向。“我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很晚才形成，我原来不知道 Gay 这个词，中文里怎么说我也不知道。我给家庭带来了一些负面的东西，我也很内疚，想改变自己的性取向，想让医生帮我看好，甚至有自杀的想法，但最终还是没有办法改变自己。”

结婚之后，因为性格差异，西亚蝶与妻子的生活充满了激烈的矛盾，他们年幼的儿子又因意外不幸残疾，再加上自己秘密的性取向，所有的痛苦无法释放，西亚蝶开始采用剪纸释放自己的痛苦。“和家庭生活有关的，和自己的感情有关的，这些压力和痛苦没有人可以诉说，无处释放，我就开始剪纸，在生活中得不到的，如果可以从作品中得到，这对我也许是个安慰，我沉迷在其中。”



西亚蝶，《念》，2007

剪纸、有色宣纸，27 x 27 cm (作品尺寸)

图片由艺术家及刺点画廊提供

多年来，这些剪纸要么被西亚蝶悄悄夹在书里、要么藏在家里的地板下不见天日，直到一次偶然的机，西亚蝶在北京同志中心向别人提及了自己的作品，朋友看到后十分欣赏，并鼓励他将作品发布在网上，他才以化名西亚蝶发表了作品，引发了大量的浏览。“后来作品慢慢在外展出，得到了大家的喜欢，其实我还挺紧张和害羞的。”

## ②成为国王

西亚蝶最早的审美陶冶大约来自幼时家中的花园，他的爷爷是当地有名的园丁，在文革前，花园里种着各色品种的美丽花朵，吸引来许多蝴蝶，花园里还有很多爷爷救助的小动物。他的母亲手很巧，每当村里有婚丧嫁娶的时候，都会和村里的妇女一起为这些典礼、仪式剪纸，西亚蝶就在一旁耳濡目染地学会了剪纸的方法。

西亚蝶作品中充满着传统剪纸中象征着美好寓意的花卉、动物、吉祥纹饰等。“蛇盘兔，日子富”“早（枣）生贵子”“（石榴、葡萄）多子多福”“平（瓶）安”“花开富贵”“长寿纹”……他熟稔些符号的象征意义，但是当在创作中运用时，这些符号往往会脱离具体意涵的束缚，比如生殖崇拜和对传统家庭关系的颂扬，被一同化约为对于自由、美好的向往和庆祝。传统文化符号在作品中象征意义的错位和缺失恰恰为西亚蝶的作品提供了力量。经过漫长历史积淀、约定俗成（甚至是跨文化）的符号，往往对观众的认知施加着条件反射般难以抗拒的影响力，它们裹挟着不容置疑的愉悦和欢庆，共同成为西亚蝶欲望、欢愉、痛苦和挣扎的守护神。“它们可以把我带往美好，代表着我的理想，在这里没有痛苦，没有歧视。春暖花开，鸟语花香，我希望那个世界由我主宰，我就是国王。”



西亚蝶，《墙》，2001

剪纸、水性染料、国画颜料宣纸本，128 x 127 cm (作品尺寸)

图片由艺术家及刺点画廊提供

西亚蝶身上有许多性格特征促使他走向了艺术的道路，其中他提到最多的就是叛逆和求变。“从小时候起，当我掌握了纹样的剪法之后我就想变化，不想搞复制。”因此，西亚蝶的作品一方面不乏渭南地区民俗剪纸的文化根源，一方面又无法被划归到任何地方剪纸的流派之中。

渭南所在的陕西关中地区的剪纸以单色为主，西亚蝶的许多作品则是用水性颜料、国画颜料在白色宣纸上染色完成的彩色剪纸。他最早的尝试来源于对手边材料的灵活使用。在剪纸时，人们通常会用两张白色的纸把彩纸夹在中间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很多时候当剪纸完成时，这些白纸与彩纸有着一样的图案，但是不会被使用。西亚蝶就用母亲做花馍（常常与剪纸共同出现在庆典上）的颜料点在这些白纸上，呈现出比单色彩纸更加缤纷的效果。在他后来的创作中，普通的白色标语纸被更加柔软，不易褪色的宣纸替代。

西亚蝶的创作中充满了即兴、自然的元素。他创作的时候偶尔会打草稿，但是更多的情况下，他会先在心中提炼出经过反复沉淀后想要呈现的主题，然后再根据剪纸时所遇到的具体情况而发挥灵感。“设计的東西都是死的，你因地制宜，改变思路它就又活了。”西亚蝶的剪纸完全用剪刀完成，不会使用刻的方法。他曾经尝试过使用刻刀，立刻就放弃了，因为线条没有办法像剪出来的自然灵活。的确，在西亚蝶的剪纸作品中，即便是砖墙、建筑也没有精准的横平竖直，与人、动物、植物等自然产物共享着同样的生动线条。



西亚蝶，《门》，1992

剪纸、水性染料、国画颜料宣纸本，124 x 142 cm（作品尺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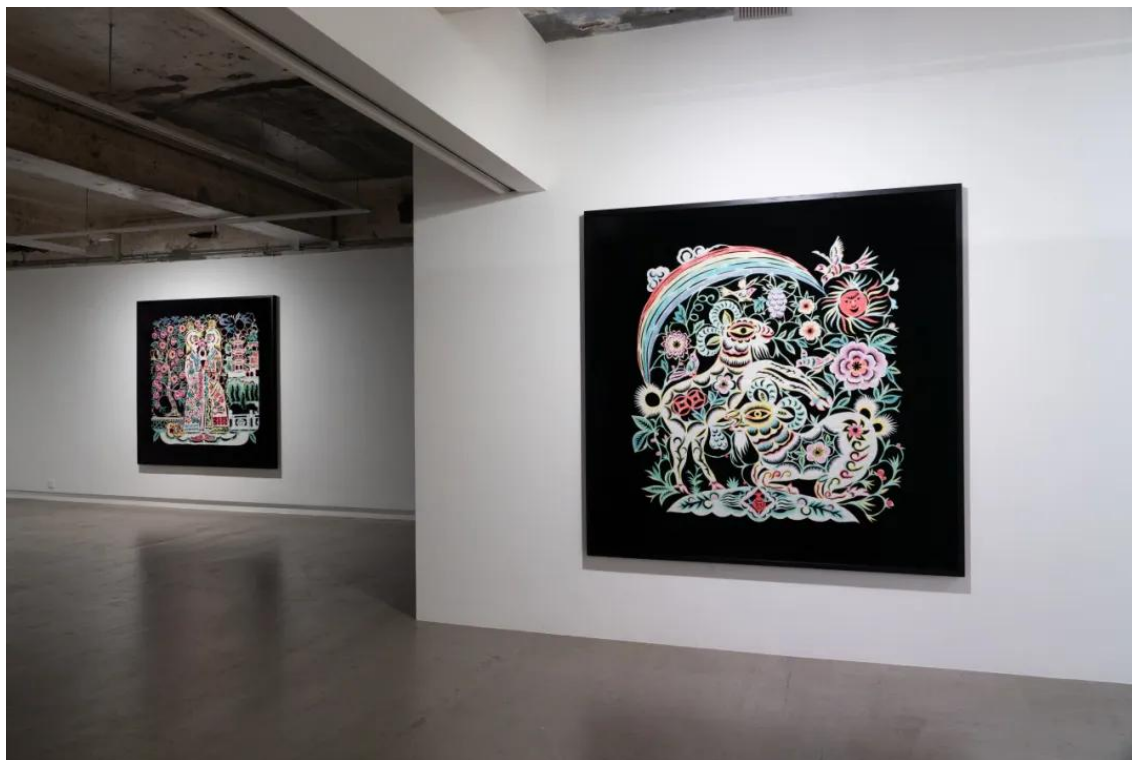
图片由艺术家及刺点画廊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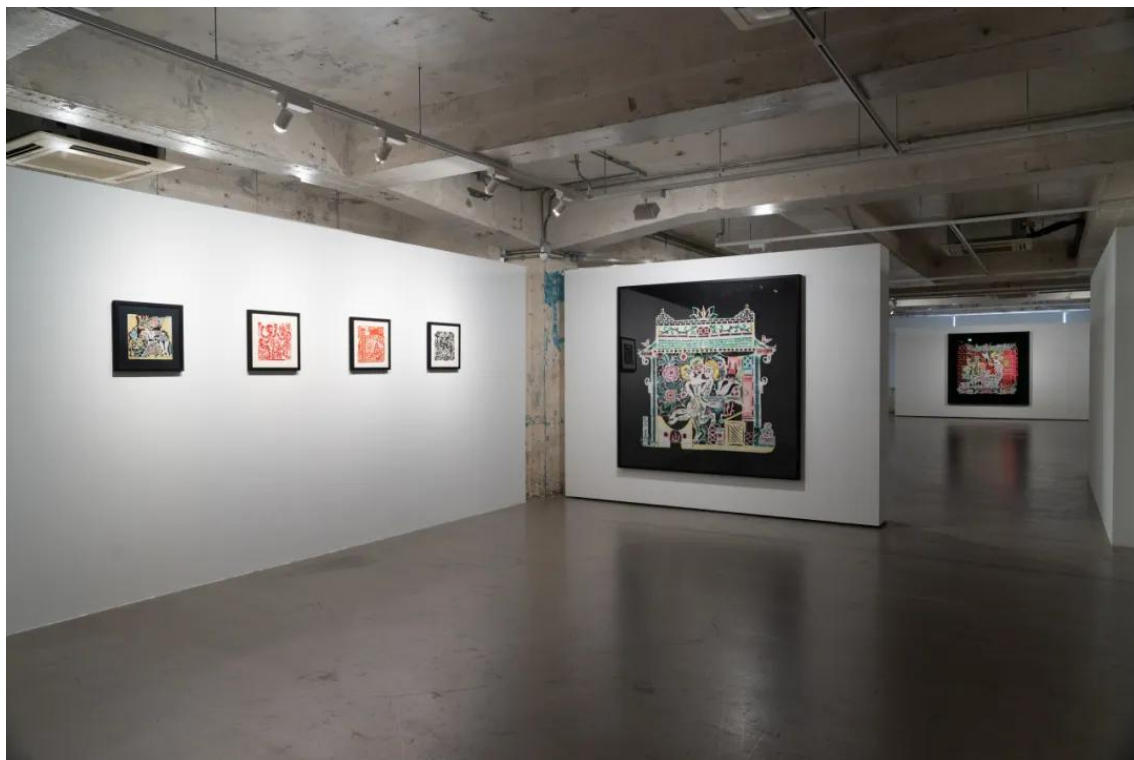
他还会认真地回忆那些给他带来启发的场景：公共厕所水泥地面上常年积累的污渍和足迹、家中墙上的返碱、操场上淋过雨后又蒸发的斑驳油漆……“这些东西全是图案，蝴蝶什么的都有，好多东西你画都画不出来，我尽量去模仿那些东西剪，这就是我造型的来源。”就像这些随机形成的痕迹，西亚蝶剪纸的着色过程也充满了自然的变化和不可控的因素，颜料向下渗透的过程会产生微妙的改变，颜色和颜色之间也会发生晕染。



### ③“蝶梦”：更多的层次

西亚蝶最早的展览记录是 2010 年在北京同志中心的同名个展。2017 年之后，西亚蝶的作品越来越频繁地在世界各得到展出的机会。香港的刺点画廊目前正在举办西亚蝶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个展“西亚蝶：蝶梦”，展出了他 80 年代初至今所创作的 30 余件作品。在这一展览中我们看到了西亚蝶创作中更丰富的层次。





“西亚蝶：蝶梦”展览现场，2024，刺点画廊  
图片由艺术家及刺点画廊提供



西亚蝶，《泣鱼》，2022

剪纸、水性染料、国画颜料宣纸本，138.5 x 136 cm

图片由艺术家及刺点画廊提供

《泣鱼》《分桃》《断袖》是骄阳基金会委任西亚蝶创作的一组作品，曾于2023年在香港大馆当代美术馆群展“神话制造者——光·合作用 III”中展出。西亚蝶用自己的艺术语言描绘了中国古代三个著名的同性恋故事。在《泣鱼》这件作品中，有一个有趣的造型设计：正在垂钓的魏王身上出现了两个头，一个面向前方注视着钓起的鱼，另一个则转向了他身后正在哭泣的龙阳君。西亚蝶此前的作品中也偶尔会出现多头或者同时面向两侧的人物（《沸》，2000；《门》，1992），这些作品打破了造型规则的合理性限制，在传统剪纸的媒介上自发走过了杜尚和毕加索等艺术家曾经走过的现代主义之路。



西亚蝶，《沸》，2000

剪纸、有色宣纸，27 x 27 cm (作品尺寸)

图片由艺术家及刺点画廊提供



西亚蝶，《火车》，1985—1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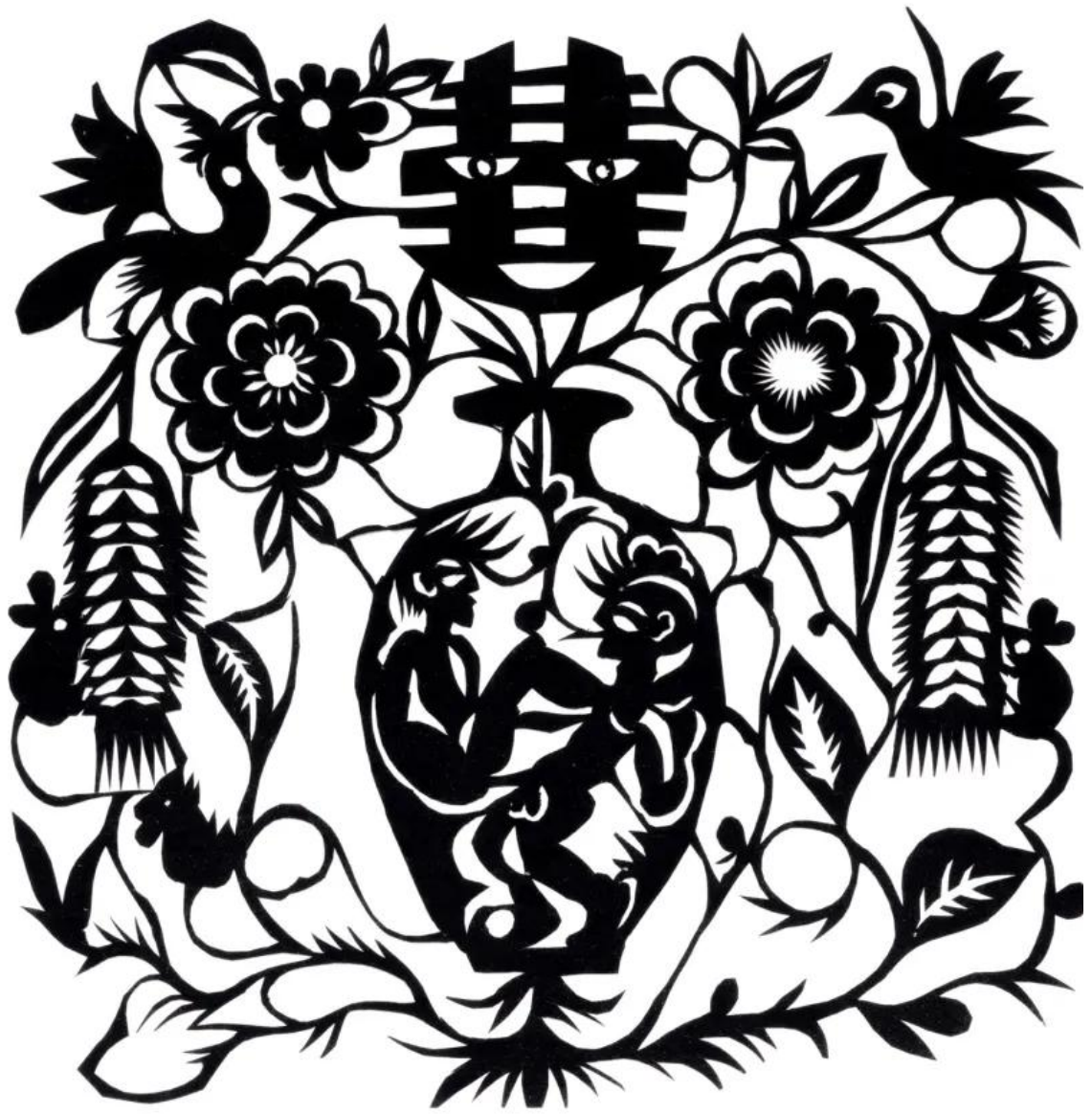
剪纸、水性染料、国画颜料宣纸本，135.5 x 138 cm (作品尺寸)

图片由艺术家及刺点画廊提供

“西亚蝶：蝶梦”展现出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西亚蝶的创作从上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展现出了成熟的面貌。尽管他的作品会因尺幅、材料和内容而展现出不同的特征，但是它们互相之间是并行关系，并没有明显的阶段性改变。比如西亚蝶最具代表性的，描绘同志内容的大尺幅染色剪纸，早在 80 年代就展现出了很高的完成度。创作于 1985—1986 年的《火车》，描绘了西亚蝶邂逅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同性爱人时的情景。在前往西安的火车上，留着金发的他与一名列车员相遇。在这件作品中西亚蝶展示了他丰富的创造力。作品中的两个人物紧紧相拥，通过一个静态的设计——让二人的腿化成连杆与火车的车轮相接，巧妙地将火车前进的动态与节奏转化到了人物身上。在这件创作于三十年前的作品中，无论是场景塑造、人物刻画、还是传统剪纸中吉祥纹样的使用都已经有了完整的呈现。



西亚蝶，《双喜》，1982  
剪纸、有色宣纸，28 x 30 cm (作品尺寸)  
图片由艺术家及刺点画廊提供





上图：西亚蝶，《花瓶》，2018  
剪纸、有色宣纸，30 x 28 cm (作品尺寸)  
图片由艺术家及刺点画廊提供

下图：古希腊双耳瓶，约公元前540年，大英博物馆藏  
图片来源于网络



展览中还有一些不具有明确叙事性的小尺幅作品。创作于 1982 年的《双喜》和 2018 年的《花瓶》在同一面展墙上。《双喜》中长着翅膀的裸体男性侧影让人想起古希腊神话中的斯芬克斯。《花瓶》中描绘着同志人物的花瓶与同样记录了古希腊同志关系的阿提卡瓶画更是异曲同工。图像上的共性也许是因为它们都是人类原始欲望与传统艺术语言结合的产物。《乐》（约 2012）呈现出一种更为意象化的造型方式。作品中人物的头部被一个展露出生殖器的裤子遮挡/替代，伸向四周的十只手变成了小鸟，人物的脚下被包裹着一片阴影。西亚蝶他想要表达的感受：“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有多少双手似乎都不够，怎么触摸都不够，他的衣服你也爱不释手，这种爱的力量大到仿佛可以让你的双脚踩进石头，可以力透石头。”



西亚蝶，《乐》，约2012

剪纸、水性染料、国画颜料宣纸本，35 x 28.5 cm (作品尺寸)

图片由艺术家及刺点画廊提供

爱当然是理解西亚蝶作品的关键，当被问及是否感觉到爱的强度随着时间和年龄慢慢消减，他回答说“这个问题不到生命的尽头没有办法回答，我目前和男朋友的关系很好。”因为生病，西亚蝶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进行剪纸创作了，但他对创作似乎也没有展现出急迫的情绪：“我脑子里的作品很多，关键看我有没有欲望去剪，有的时候需要逃离生活才能安静地创作。”



西亚蝶，《望》，2000

剪纸、水性染料、国画颜料宣纸本，25 x 25 cm（作品尺寸）

图片由艺术家及刺点画廊提供

西亚蝶入选威尼斯双年展，难免会被解读为是搭上了当今西方艺术世界聚焦政治正确、身份政治、全球南方，以及倾向性支持性少数群体的顺风车。但是仔细检视西亚蝶的作品，其艺术层面的创造力、通过精湛技艺形成的视觉语言的表现力都是不容忽视的。无论是客观事实还是主观上，西亚蝶都没有迎合任何风潮，他只是从很早开始就极具勇气地直面自己的挣扎，并选择用艺术的形式将其呈现出来，他是一个天生的艺术家。

[1] 关于西亚蝶过往的生活经历可以参考公众号“粉红爸比”于 2023 年 6 月发表的《剪纸艺人西亚蝶，你当像蝴蝶飞往你的花儿》一文。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BIK1nBVXNEvNNZwiBPG2iA>